

浙江文叢

駱賓王集

〔上册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駱賓王集

〔上冊〕

〔唐〕駱賓王撰

〔清〕陳熙晉箋 王群栗標點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整理說明

七世紀後期的初唐時期，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四位著名詩人——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，文學史上稱爲『初唐四傑』。『四傑』的詩文風格和人生境遇，頗多相似之處。比如他們的作品，雖然都是駢四儷六的六朝遺風，然而卻並不堆砌辭藻，在瞻富艷麗中飽含俊逸之氣，節奏暢達，情感剛健；他們的仕途，大多沉淪下僚，多在參軍、縣令、主簿等地方小官職位上浮沉（駱賓王曾短暫入朝任侍御史，但隨即被貶爲臨海縣丞）。最後的人生結局，也令人感慨：王勃溺水而死，盧照鄰因病自殺，駱賓王在兵荒馬亂中下落不明；只有楊炯卒於盈川令任上，算是得了善終。

駱賓王在『四傑』中，年歲最長，閱歷最多，生平遭際，也比另外三人更多波折。他建功立業的功名之念，比另外三人都來得厚，對政治的介入，也比另外三人來得深；也『有幸』入朝爲侍御史，直接向皇帝遞過奏疏。嗣聖元年，武則天廢中宗皇帝自立，徐敬業起兵造反，駱賓王加入義軍，掌管軍中文書機要，以如椽巨筆，聲討武則天『虺蜴爲心，豺狼成性』。武則天被『一抔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安在』的名句震動，感嘆說：『宰相安得失此人？』其實失掉這個人才的，恰是她自己。

徐敬業起兵失敗後，駱賓王下落不明，關於其結局的說法有好幾種，《通鑑》說他與徐敬業同時被殺，《新唐書·文藝傳》說他『亡命，不知所之』。其中，孟榮《本事詩·徵異》第五所記載的『宋之問遇靈隱僧』的傳說，爲駱賓王的一生更增添了傳奇色彩。《本事詩》說駱賓王逃走後『遍遊名山，至靈隱，以周歲卒』。這個理想的傳說雖不可靠，很多理想主義的讀者卻希望它是真的。

流傳的『初唐四傑』詩文集，均爲後人所輯，並非原本。駱賓王因爲曾經造反，文集散佚更爲嚴重。唐中宗時期魯國人郝雲卿奉令編輯的十卷本《駱賓王集》，是現在所知的最早版本。但是這個版本現在已經失傳。明清兩代，各有數本傳世，雖然有四卷、六卷、十卷之別，但篇目大致相同。清代咸豐年間義烏籍學者陳熙晉的《駱臨海集箋註》，在歷代流傳的各種駱集基礎上，做了一個系統整理工作。此本一出，其他各本皆可廢。

陳熙晉的箋註本，主要的功績有三：一是篇目全。《文苑英華》、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等書中散見的駱氏詩文，此前各版本或多或少均有漏收，陳熙晉博覽衆書，將這些遺漏的篇目盡數輯入。二是校勘精。其他各本上文字脫漏的地方，陳熙晉都很謹慎地校補，恢復了詩文的本來面目。三是爲全書做了極有價值的箋註。駱集原有明朝顏文選的註解，但是十分疏略，價值不大。書中有關輿地、職官、典章及詞語註釋等，只是別集箋註的基本要求，陳氏雖然做得極好，但並不值得誇耀。其瑩瑩大者，陳熙晉『本著知人論世之精神，運用以意逆志的方法』

（馬茂元《論駱賓王及其在四傑中的地位》），在編年箋釋之中，貫串駱賓王的生平事跡。其指導原則，就是本書序言開篇一句：『臨海志士也，非文士也。』在通過駱氏詩文考見時事方面，陳熙晉以艱苦的爬梳，取得了矚目的成就，釐清了駱賓王生平中許多模糊不清的地方。其間雖有勉強牽合、難成定論之處，但瑕不掩瑜，後人正可借此更進一步。

此次點校整理，以咸豐三年松林宗祠刻本爲底本。此本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較爲易得。序跋、傳記、附錄等資料，皆嚴格按照底本次序排列。對於陳氏所徵引的文獻，考慮到他當時所見，未必與今日常見之本一字不差，因此不影響文義、不違背史實之處，點校者一般保留原貌，也不作校勘。確需校勘，則引用今日常見版本爲據。另外，古代學者引文，常以己意隨意摘取，看似文義貫注，核以今本，則堪稱斷篇殘句。本書當然也沒有例外。點校時倘若句句加引號，則文句斷裂；如一個引號也不加，則文獻起訖難明。因此，對待陳氏註文，雖爲摘引意引，均以一個引號標註到底。點校過程中，重點參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的排印句讀本，在此深致謝忱。

本書最後附錄了陳熙晉的相關資料，一是《清史稿·陳熙晉傳》，二是《兩浙輶軒續錄》所收陳熙晉詩十二首。讀者可以參看。駱賓王在《新唐書》中歸入《文藝傳》，陳熙晉在《清史稿》中歸入《儒林傳》，兩人同爲浙江義烏人，同爲楷模後世的浙籍先賢，也算學界佳話。駱賓王聲名甚盛，幾于盡人皆知，其名篇秀句，家弦戶誦。陳熙晉沒有這等殊遇，但他其實也並非

汎汎之輩。他做官頗有政聲，學問也很淵博，著述堪稱宏富。《清史稿》本傳中提到的有《古文孝經述義疏證》五卷、《帝王世紀》二卷、《貴州風土記》三十二卷、《黔中水道記》四卷、《宋大夫集箋注》三卷、《駱臨海集箋注》十卷、《日損齋筆記考證》一卷、《文集》八卷、《征帆集》四卷，可惜大部分沒有流傳。《文集》八卷，經多方搜求，也暫未覓得。文人之遇不遇，著述之傳不傳，當別有理數存焉，不在於賢不賢、善不善耶？

最後需要說明的是，本書原名《駱臨海集箋注》，今改爲《駱賓王集》。因『駱賓王』之名家喻戶曉，『駱臨海』却較少人知，爲便于傳播，故率爾操觚。雖有違陳熙晉原意（陳氏箋注凡例中已有說明），但賢者有知，當不責備於後生。

因個人學問荒疏，本書定有不少錯誤，尚希讀者不吝指教。

王群栗

二〇一四年十二月

臨海集序

臨海志士也，非文士也。楊用修有言：『孔北海與建安七子並稱，駱賓王與垂拱四傑爲列。以文章之末技，掩立身之大閑，可惜也。』嗚呼！文章與立身，果有二道哉？亦論其志而已矣。北海志乎漢，建安，獻帝紀年也，概北海於七子，不可；概以建安，未始不可。臨海志乎唐，垂拱，武氏紀年也，概臨海於四傑，不可；概以垂拱，尤不可。北海糜身，無救於炎祚；臨海倡明大義，志卒伸於二十一年之後，非直北海比。唐史於臨海，不傳之忠義，而儕之王、楊諸人，違其志矣。或曰：『孔璋居袁，呼操爲豺狼；在魏，目紹爲蛇虺。顏黃門以爲文人之巨患。臨海窮途落魄，幕府草檄，非必生於本心，設宰相憐才，牝朝物色，安知不與李嶠、陳子昂諸人頌金輪功德乎？』是不然。夫觀人於其素。臨海於道王使自敘所能，則不奉令；於《上裴行儉書》，則辭以養親；於《答員半千書》，則勸以守道；於《賦螢》《詠蟬》諸作，則見上疏之實、坐臧之誣，讀《寶劍思存楚，金椎許報韓》之句，自命不在申包胥、張子房下，非其素所蓄積者然乎？或曰：『敬業開三府於揚州，不掃地渡淮，而覬負江之固，此盤屋尉料其無能爲者也。臨海杖策從之，不可謂智。』是又不然。兵法：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。祖逖自京口糾合驍健，擊楫渡江，威行河朔；劉季奴奮起京口，定晉室，克燕秦。敬業猶是也。異時琅琊王沖、越王貞舉兵於博、豫二州，何嘗不敗乎？然臨海未嘗不聯長安將相以爲聲援也。『緋衣小兒』之

謠，蓋出於傾陷之口，而爲敬業畫計，取裴炎同起事，當不誣。武氏曰『炎反有端』，豈即『青鵝』之字歟？炎與程務挺，以將相行廢立事，炎以請復辟誅，務挺以申理炎誅。按臨海《與程將軍書》，有曰『送往事居』，知此書作於嗣聖元年，將軍即務挺。書又有『忝預賢良之薦』及『辭滿泛舟』諸語，則是去臨海後以薦舉至長安，即以是年由長安至廣陵，並非失職怨望也。夫敬業有弟敬猷，唐之奇、杜求仁、薛璋、魏思溫、李宗臣、李崇福謀於外；有臨海結裴炎、程務挺應於內，與朱虛、絳侯何以異？事之成與不成，天也，未可以病敬業，何可以病臨海？且武氏凶狡，百倍呂雉，然卒不敢舍廬陵而立承嗣、三思者，大義持之也。當是時，武氏所信者，張易之兄弟耳，均房之居。李昭德、狄仁傑、蘇安恒輩爭之不能得。而天下人人思唐，易之、昌宗心孤，故吉頊之謀得人，乘間言於武氏，始託疾召廬陵。不然，武氏以羽林屬之諸武，張柬之、桓彥範等，何從舉兵乎？由是觀之，唐之復，非復於五王討亂之日，而復於中宗再入東宮之時；非復於中宗再入東宮之時，而復於柳州司馬傳檄天下之時。雖謂唐之中興，興於一檄可也。中宗追復李勣官爵，敬業不在原有。至於臨海，獨下詔求其文傳之。後人因其文以見其志，臨海亦可以無憾矣。吾故固曰臨海志士也，非文士也。集編自郗雲卿，凡十卷，著錄於《唐志》。行世既久，訛舛茲多，因取各本校正，援據載籍，爲之箋注。自知涓滴無補江河，西陵郡齋，公餘多暇，因取篋衍舊稿排次之。臨海一生蹤跡，略見於茲。不具論，論其大者於簡端。道光二十三年，歲在昭陽單闕，夏五月。義烏後學陳熙晉序。

駱臨海集卷首

序

駱賓王文集原序

魯國郝雲卿

駱賓王，婺州義烏人也。年七歲，能屬文。高宗朝，與盧照隣、楊炯、王勃文詞齊名，海內稱焉，號爲四傑。亦云盧駱楊王四才子。仕至侍御史。後以天后即位，頻貢章疏諷諫，因斯得罪，貶授臨海丞。文明中，與嗣業於廣陵共謀起義。兵事既不捷，因致逃遁，遂致文集悉皆散失。後中宗朝，降勅搜訪賓王詩筆。今雲卿集焉，所載者即當時之遺漏，凡十卷。此集並是家藏者，亦足傳諸好事。

湯賓尹序

彼以質千載於一時，言惟是雕蟲之技也歟哉？蓋必有凜乎其辭，使人毛髮灑然，而朽夫亦奮足而拊心也者。唐故多立言，所稱四傑，則駱侍御在焉。其辭文美麗，宣宮商而和金石。

高廷禮諸公知之，古今膾炙之矣。及『一抔』、『六尺』兩語，雖激武氏怒，而終以反正，至是而李氏知侍御也。當是時，人皆稱快，則當時知侍御也。於今讀其檄者，無不挹其生氣，則於今知侍御也。知侍御者，固在此不在彼已。余嘖嘖侍御有日，往從給諫顏公齋頭見侍御集。舊爲舒令陳君註，而給諫補之。均之不欲朽侍御也。一日，顏伯子抱其遺藁而屬余敘曰：『駱公始以倡義獲罪，既以智遁全身，其忠憤所爲也。先大人自建言忤旨來歸，嘗手註其文於松風澗水之間，茲不忍散帙置之，將付梓焉。乞先生敘其首。』夫侍御一代作者，其風節與給諫略同，而伯子弓裘念篤，又可嘉也。乃不能辭伯子請。人謂侍御、主簿不調者十載，繼又貢疏，遷臨海丞，文人不遇，大率然也。侍御之賢，以臨海而益彰，遇何窮乎侍御。且文人之不遇，而功業在成敗之間者，一侍御已乎？獨惜其求文之詔，亦遲之乎侍御之遇中宗，中宗之知侍御也。嗟夫！乙卯夏，睡菴居士湯賓尹敘。

汪道昆序

夫中情懷而不諭，當其致，有文之用。故情以披文，文以相質，則文之致已。顧胡論文者之固也，曰文人無行。夫曰文人無行者，則纂組鞶帨，乏中惻而閑外貌，其操業固然。如咸陽韓非、東京息夫躬之徒。作《孤憤》，賦《絕命》，詞源炳奕，幾傾十洲，搖五嶽。乃才之爲罪，駟儉脂韋，羊質而虎皮，則幾無行矣。然余觀駱義烏之於唐，末路阻喪，終身離憂，比跡方軌，庶

幾乎兩人。顧其附敬業，荷義戈，志在掃攬搶而新日月，即沈淪落魄，不失爲節俠慷慨之士。彼實騫其行，無人乎五步之內。銳於鬪捷，一擊不中，卒以不振。若令老其才，養晦俟時而動，五王之烈，方茲蔑矣。逮其爲文，凝厚質而摠藻思，雖浸淫俳偶，氣乏爾雅，亦漸靡使然。若歌行古詩，體制雅騷，翩翩合度，時其剪綵屬綯，春華讓麗，才士之深致也，足不朽矣。顧余獨謂士也才，則不得潔其行；即潔其行，亦不得毀其才。潔義烏之才也者，幾得以偉行掩奇；潔義烏之行也者，幾得以高華晦節。尤怪行儉豎儒，謬託衡鑒，使與照鄰二三子，並以器識論殿，今猶以榮名貌士也夫。武林虞君更生，嗜古而雅言詩，於初唐獨左袒義烏，因以暇蒐其全，而間爲之故。其著歸緣往，自足行不朽。嗟嗟，文以行重，行以文遠，是寧以文士目義烏，義烏益不朽矣。萬曆辛卯三月社日，千秋里人汪道昆敘。

毛奇齡序

臨海集者，唐義烏駱賓王集也。賓王本才士，而伸大義於天下。時之傳其文者，初稱《武功集》，以起家武功簿也。繼又稱《義烏集》，則繫之以所生之地。而究其生平，實以好言事，由永淳侍御史謫臨海丞，因之哀其志者，即以所謫官名之。雖其所爲文，與龍門王勃、幽州盧照隣、華陰楊炯三人者齊名，名『垂拱四傑』。然而垂拱，武氏號，非其志云。夫以六季多才士，不幸遭逢亂朝，相沿事篡竊，以至於唐，非遇擯斥，即殞身焉，其亦苦矣。然而大義不明，忠憤無

所發。即新都居攝，亦嘗舉東平義旗，移檄郡國，然無一字傳於天下。而賓王草英國檄，淋漓慷慨，激切而光明，一若是文出，而天經地義歷數百年來不能白者，而一旦而盡白之。此豈才士文章已哉！特是五嶽四瀆，地不多產，聖賢豪傑，接踵有幾，所賴生其後者，表式而維持之。況文章遞代，尤易銷亡。曩時藝文志，有幾存者？據本傳，賓王亡後，中宗曾詔求其文，而已多散失。然且二十之字，至今不識，即唐史所載，官職爲丞爲簿，亦一往闕落。惟魯國郝氏，受詔收賓王文者，有云：賓王在高宗朝，爲侍御史，以諷諫下獄，至今集中有《在獄賦螢》、《在獄詠蟬》之作，而唐史無有。又且父祖閥閱，終古滅沫，至明萬曆間，蘭谿胡氏，讀其《與博昌父老書》，中有云『昔吾先君出宰斯邑』一語，而後知其父爲博昌令也。乃予則又有進者：考集之首卷第一篇，則《靈泉頌》也。靈泉爲邑丞宋公孝事後母，丞廳堦下涌泉而作，然而未知爲何邑丞也。但以請作者爲蕭縣尉，因之作《舊唐書》者，屬之徐州之蕭縣，而予嘗爭之。《頌》明云：『此邑城控剡溪，地聯禹穴。』徐州控剡溪乎？又云：『某出贊荒隅，途經勝壤。』賓王之臨海，當經徐乎？此必吾邑蕭山，實有斯蹟，而生其地者。既弇鄙而不自知，即前時史官，又並不遇一讀書人。可檢點及此，而既而自疑。予邑之復名永興，在儀鳳年，其改名蕭山，在天寶年。賓王之臨海時，即又安得有蕭山？既而讀《文苑英華》，則蕭縣蕭字，本是前字。且有註云：『前，集誤作蕭。』然後知前縣尉者，謂前之縣尉，即予邑永興而前此之爲尉者。不惟蕭縣誤，即蕭山亦誤。夫即此一字之誤，而時地改易，史乘乖錯。其所藉於後人之刊正如此。今同邑黃

君景韓，不忘前烈。凡其家之先達與此邦賢哲，皆表其已行而修復其所未備。因之以釐訂之餘，較及臨海。景韓可謂後賢之特達者矣。抑予有感焉。寶婺爲文章之藪，自宋、元以來，作者大興，而湮沒者亦復不少。嘗聞之蘇伯衡曰：「乾道、淳熙間，東萊呂公與仲友唐公，皆以儒術爲寶婺冠。而仲友所著，過於東萊。」見有《六經解》、《九經發微》、《十七史廣義》、《帝王經世圖譜》、《天官地理》、《禮樂刑法》、《陰陽王霸諸考辨》以及《乾道祕府》、《羣書新錄》，合不下八百餘卷，徒以爲門戶所抑，至今子姓無一板存者。即永康陳亮，傑士也，亦以門戶故，而所遺文集，欲再爲刊定而不可得。蘭谿胡氏，曾較臨海集而重梓之，其已事也。景韓有志，能傍及他縣，盍亦發其微而表著之？康熙丁亥仲夏月，蕭山毛奇齡老晴氏題於書留草堂，時年八十有五。

本傳

舊唐書文苑本傳

駱賓王，婺州義烏人。少善屬文，尤妙於五言詩。嘗作《帝京篇》，當時以爲絕唱。然落魄無行，好與博徒遊。高宗末，爲長安主簿，坐贓左遷臨海丞。怏怏失志，棄官而去。文明中，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。敬業軍中書檄，皆賓王之詞也。敬業敗，伏誅，文多散失。則天素重其文，遣使求之。有兗州人郝雲卿，集成十卷，盛傳於世。

新唐書文藝本傳

駱賓王，義烏人。七歲能賦詩。初爲道王府屬，嘗使自言所能，賓王不答。歷武功主簿。裴行儉爲洮州總管，表掌書奏，不應。調長安主簿。武后時，數上疏言事，下除臨海丞。鞅鞅不得志，棄官去。徐敬業亂，署賓王爲府屬，爲敬業傳檄天下，斥武后罪。后讀，但嘻笑，至『一抔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安在』，矍然曰：『誰爲之？』或以賓王對。后曰：『宰相安得失此人？』敬業敗，賓王亡命，不知所之。中宗時，詔求其文，得數百篇。

附傳

舊唐書李勣傳

勣孫敬業。高宗崩，則天太后臨朝。既而廢帝爲廬陵王，立相王爲皇帝，而政由天后，諸武皆當權任，人情憤怒。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，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，詹事司直杜求仁黜縣丞。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，其弟整屋令敬猷亦坐累左遷，俱在揚州。敬業用前整屋尉魏思溫謀，據揚州。嗣聖元年七月，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，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，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，璋乃收敬之繫獄。居數日，敬業矯制殺敬

之，自稱揚州司馬，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，奉密詔募兵進討。是日開府庫，令士曹參軍李宗臣解繫囚，及丁役工匠，得數百人，皆授之以甲。錄事參軍孫處行拒命，敬業斬之以徇。遂據揚州，鳩聚民衆，以匡復廬陵爲辭。乃開三府，一曰匡復府，二曰英公府，三曰揚州大都督府。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，領揚州大都督。以杜求仁、唐之奇、駱賓王爲府屬，餘皆僞署職位。旬日之間，勝兵有十餘萬。仍移檄諸郡縣曰：『僞臨朝武氏者，人非溫順，地實寒微。昔充太宗下陳，嘗以更衣入侍。洎乎晚節，穢亂春宮。密隱先帝之私，陰圖後庭之嬖。人門見嫉，蛾眉不肯讓人；掩袖工讒，狐媚偏能惑主。踐元后於鞶翟，陷吾君於聚麀。加以虺蜴爲心，豺狼成性。近狎邪僻，殘害忠良。殺姊屠兄，弑君鳩母。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猶復包藏禍心，窺竊神器。君之愛子，幽之於別宮；賊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嗚呼！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虛侯之已亡。鸞啄皇孫，知漢祚之將盡；龍漦帝后，識夏廷之遽衰。敬業皇唐舊臣，公侯冢胤，奉先君之成業，荷本朝之舊恩。宋微子之興悲，良有以也；袁君山之流涕，豈徒然哉！是用氣憤風雲，志安社稷。因天下之失望，順宇內之推心。爰舉義旗，誓清妖孽。南連百越，北盡三河。鐵騎成羣，玉軸相接。海陵紅粟，倉儲之積靡窮；江浦黃旗，匡復之功何遠。班聲動而北風起，劍氣衝而南斗平。暗鳴則山嶽崩頽，叱咤則風雲變色。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？以此圖功，何功不克？公等或家傳漢爵，或地協周親。或膺重寄於爪牙，或受顧命於宣室。言猶在耳，忠豈忘心。一抔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何託？儻能轉禍爲福，送往事居，共立勤王之

師，無廢舊君之命。凡諸爵賞，同裂山河。請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。』則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。追削敬業祖父官爵，剖墳斲棺，復本姓徐氏。初，敬業兵集，圖其所向，薛瑋曰：『金陵王氣猶在，大江設險，可以自固。且取常、潤等州以爲霸基，然後治兵北渡。』魏思溫曰：『兵貴神速。但宜早渡淮而北，招合山東豪傑，乘其未集，直取東都，據關決戰。此上策也。』敬業不從。十月，率衆渡江，攻拔潤州，殺刺史李思文。先是，太子賢爲天后所廢，死於巴州。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，置於城中，奉之爲主，云賢本不死。孝逸軍渡淮至楚州，敬業之衆狼狽還江都，屯兵高郵以拒之。頻戰大敗，孝逸乘勝追躡。敬業奔至揚州，與唐之奇、杜求仁等，乘小舸，將入海投高麗。追兵及，皆捕獲之。初，敬業傳檄至京師，則天讀之微哂。至『一抔之土未乾』，遽問侍臣曰：『此語誰爲之？』或對曰：『駱賓王之辭也。』則天曰：『宰相之過，安失此人？』中宗反正，詔曰：『故司空勣，往因敬業，毀廢墳塋。朕追想元勣，永懷佐命。昔竇憲干紀，無累安豐之祠。霍禹亂常，猶全博陸之祀。罪不相及，國之通典。宜特垂恩禮。』令所司速爲起墳，所有官爵，並宜追復。勣諸子孫，坐敬業誅殺，靡有遺胤。偶脫禍者，皆竄迹胡越。貞元十七年，吐蕃陷麟州，驅掠民畜而去。至鹽州西橫槽烽，蕃將號徐舍人者，環集漢俘於呼延州，謂僧延素曰：『師勿甚懼，予本漢五代孫也。屬武太后斲喪王室，吾祖建義不果，子孫流落絕域，今三代矣。雖代居職任，掌握兵要，然思本之心，無忘於國。但族屬已多，無由自拔耳。此地蕃漢交境，放師還鄉。』數千百人，解縛而遣之。

新唐書李勣傳

敬業少從勣征戈，有勇名。歷太僕少卿，襲英國公，爲眉州刺史。嗣聖元年，坐賊貶柳州司馬。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，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黟令，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，敬猷自整屋令坐事免，俱客揚州，失職怏怏。時武后既廢中宗，又立睿宗，實亦囚之，諸武擅命，唐子孫誅戮，天下憤之。敬業等乘人怨，謀起兵。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，及至，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。璋乃收繫之，敬業即矯制殺敬之，自稱州司馬，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。即開府庫，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，役工數百人，授甲，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。乃開三府，一曰匡復府，二曰英公府，三曰揚州大都督府。自稱匡復府上將，領揚州大都督。以之奇爲左長史，求仁右長史，宗臣左司馬，璋右司馬，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，賓王爲藝文令，前整屋尉魏思溫爲軍師。旬日，兵十餘萬，傳檄州縣，疏武氏過惡，復廬陵王天子位。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，詭衆曰：『賢實不死。』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。武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。削其祖父官爵，毀冢藏，除屬籍，赦揚楚民脅從者。購得敬業首，授官三品，賞帛五千。得之奇等首，官五品，帛三千。敬業問計於思溫，對曰：『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，宜身自將兵，直趨洛陽。山東韓魏知公勤王，附者必衆，天下指日定矣。』璋曰：『不然。金陵負江，其地足以爲固，且王氣尚在。宜先并常、潤爲霸基，然後鼓行而北。』思